

龚鹏程文学漫步

中国诗歌史论

龚鹏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7.209/17

2008

龚鹏程
著

中国诗歌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史论 / 龚鹏程著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

(龚鹏程文学漫步)

ISBN 978-7-301-13557-0

I. 中… II. 龚… III. 诗歌史-研究-中国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858 号

书 名: 中国诗歌史论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557-0/I·202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85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序

承北大出版社朋友的好意，将我论文学的一些稿件集编起来，分为中国诗歌史论、中国小说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四部，以便大陆的学侣检索参考。感谢之余，谊略附识语，敬述因缘。

我生于台北。少年时期从父教，读了点诗文；又得师友爱护，渐识治学门径。17岁负笈于淡江大学，开始撰写研究论著以自励。大一时试作《庄子注》一帙，大二试作《谢宣城诗研究》，大三作《古学微论》，大四作《近代诗学与诗派》，各30余万言，另有散稿若干。今收在本编《中国诗歌史论》中谈晚清的一些篇章，大抵即昔年残稿，辑出求教于方家的。以后若得暇，将再逐渐整理出来。

那时我正从张眉叔、汪雨鑫、张梦机先生学诗，屡追陪诸诗老之诗酒文宴，文字甘苦，略有体验，故稍不同于一般不能创作的学人。大学毕业，入硕士班后，又秉心得，做了若干推广诗词的赏析工作，撰有《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小品文赏析》、《词赏析》、《东坡诗赏析》、《读诗偶记》等著，销行迄今。因此我的学术生涯，不妨说是由说诗开始的。博士论文做的也是《江西诗社宗派研究》。

但我治学，自幼受孔子启发，子曰：“君子不器”“博学于文”，当然不能只以“兴于诗”为满足。孔子师老聃，而老聃，据庄子形容，乃是“古之博大真人”。我愚妄，遂以博大真人自期，因此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在文学这一块，自然也就不仅限于诗，例如小说，我就谈得不少，后辑稿为《中国小说史论丛》、《红楼梦梦》等。在这方面，我显然又与学界流行的“专家”风气颇不相同。

我们学界，除了强调专业以外，理论研究与实际文学批评也还不一样，人员、思维，乃至学术传统，其实畛域各别。做文学家生平考证、分析作品的朋友，对理论大多心怀疑虑而亦莫测其浅深。从事理论思考的，对作品的实际研究也罕下工夫，纵

其玄思，以构系统而已。然其系统，时或不免于稗贩西方成说。故谈文学创作与作品欣赏者，对之又颇不以为然。我则在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期间，大力提倡一种带有文学批评意识的古典文学研究，希望能沟通二者，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的传统。曾出版过《诗史本色与妙悟》、《文学与美学》、《文学批评的视野》等书。

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为，大都具有一种“追求中国性”的意涵。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文学体系，我及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是想说明：中国文学的特性何在、中国文学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学批评的术语又都有什么确切的含义和指涉。因此，这不是一般地泛述史事、考证史料，或审美欣赏，而是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方法论思考及中西比较文学视野的探问。例如问：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抒情传统？在抒情传统底下对作品的诠释方法有何局限？中国有没有悲剧与史诗？若无，中国小说戏曲的结构原则又是什么？等等。

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当然也就会涉及对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梳理，因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如此，必然是与其社会文化相关的，它本身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面相或内容。因此，80 年代后期我便已开始将文学研究结合起我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知识，综合发展为文化美学式的探讨，著有《文化文学与美学》、《文化符号学》、《中国文人阶层史论》等书。既由社会文化以观察文学，有文学社会学的趣味；又由文学以论定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说明中国文化因有这么个“主文”的传统，所以迥异于欧西印度诸文明。

释古，目的当然是在论今。我们怎么解释古代，其实正表现着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以上所描述的那些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我是谁？我从前是什么样一个人？而现在，由于社会变了，我也不免有些改变。可是我又到底该变成什么呢？要继续问这些问题，文学研究者才真正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或方向，因此，我虽出身于古典文学阵营，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具体研究课题从来就不限于古典。我曾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传播管理所、未来所、欧洲所教过书，还办过管理学院，这些与现代社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也显然不同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会促使我去思考文学再现当代社会大处境与问题。称为“现当代”，当然是从俗，套用大陆流行的文学分类法。我自己对这个名称并不赞成，故有时说现代，有时说当代。论旨自然也与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名家不甚相同，所辑诸文，可见一斑。



总 序

以上这些叙述，简单介绍了这几本书中各篇文章的总体脉络，否则文章东一篇西一篇，可能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此东鳞西爪者，实非漫然苟作也。这也是它们与一般论文集不同的所在。至于各单篇论文，质疑旧范式，开拓新视角，乃我一贯的风格，便不用说了。

《后汉书》有“独行传”，我亦方今学林之独行者。欣赏我的，视我为独行大侠；讨厌我的，则以为上述种种皆是大盗恶行，不足为训。两方面的评论，我都很喜欢，故略述独行者之独，以为读者告。

戊子清明，序于燕京小西天如来藏



目 录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卷 唐宋诗史论】

何谓盛唐？	3
从杜甫、韩愈到宋诗的形成	17
李商隐的人生抉择	34
李商隐与佛教	43
爱情与政治之间——李商隐的人格与评价	57
无题诗论究	66
论李商隐的樱桃诗——假拟、代言、戏谑诗体与抒情传统间的纠葛	88
《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校记	104
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	116
宋诗与宋文化——我对宋诗研究的基本看法	147
词史上的陈亮	163

【第二卷 元明清诗史论】

论元遗山与黄山谷·····	175
耶律楚材新论·····	181
阳明诗学发微·····	198
江盈科诗论小笺·····	208
清初诗坛比兴观概说·····	215
《极乐庵诗话》论考·····	224
论渔洋·····	237
论徐增·····	249
论叶燮·····	252
论沈德潜·····	257
论薛雪·····	261
说龚定盒的侠骨幽情·····	264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发微·····	277
晚清诗人讽寓的传统·····	292
晚清诗歌综述·····	306
论高阳说诗：文学与历史·····	349



中 国 诗 歌 史 论

第一卷 唐宋诗史论



何谓盛唐？

何谓盛唐？

黎活仁先生派给我的题目，本来是“论盛唐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很想好好谈这个题目，但论题太大，恐怕非数十万言不能解决，故今仅先解释“盛唐”两字。

一、王维的形象

王维精于禅理，见称于时人，苑咸答其《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书，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云“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华省仙郎早悟禅”可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遂谓其“有高致，信佛理”。《旧唐书》本传则云维“弟兄俱奉佛”，《新唐书》因之。

王维既然如此信佛，又精禅理，后人论其诗，便努力于此推求。《而庵说诗》称：“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李空同称：“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称维“长于佛理，故其摘藻奇逸，措思冲淡”……逐声寻响若此者，殆不可胜数。

然而，王维信佛是一回事，信佛是否即为禅宗，又是一回事，是禅宗、懂禅理，而能不能将禅表现于其诗中，更是另一件事，诗之冲淡，确因彼信佛使然，则是又一件事。这几个层次，并不相同。可是历来论者混为一谈，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予甄别，故所说王维之诗禅关系，其实均为模糊影响之谈。王维为华严耶？禅宗耶？祖师禅耶？如来禅耶？北宗耶？南宗耶？谁能为我说之？

考王维所曾进奉者，为《仁王经》注本，宣称“了言说即解脱”、“知名相即真如”（卷十七），此岂禅家宗旨？其《西方变画赞》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卷二十），则是净土信仰，与禅又有何关系？同一态度，又见《给事中窦绍为亡弟

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论者于佛理囫圇不通，看见王维“精禅理”一语，便来七牵八扯。不知禅法乃佛家通义，禅宗之禅却与一般教下者不同，王维《过香积寺》云“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之“禅”，岂是禅宗之“禅”？盖为《佛报恩经》所称“山林树下，安禅静默”而已。如此安禅，以制贪瞋痴毒，大概仅能如其《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所谓：“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非一超直入如来地，直指本心者，实甚显然。古今论者，渺不识佛禅义理，又不知宗派，套个王维“诗佛”的名号，动辄誉其“字字入禅”（渔洋《蚕尾续文》），可笑孰甚！

不止此也。王维固然对佛教有信仰，但大家忽略了：他信佛并不是排他性的活动，信佛的同时，他也信道。即或因认为道教之法“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而对佛教更为信崇些（“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见卷九《秋夜独坐》），但他与道教的关系仍然一直非常密切。

据《海录碎事》说：“唐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这十人未必确有交游，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这不是仅知王维奉佛的人所能明白的。论王维者，多矣，但讨论王维道教信仰的，一篇文章我也未见到。

唐人耿漳《题清源寺王右丞宅陈迹》已说王维“儒墨兼宗道”，明朝李日华《读右丞五言》也说王氏是“紫禁神仙侣”。王维与道教相关的作品，数量并不少于与佛教；来往亦多求道之士，如《赠李颀》“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送韦大人东京留守》“君子从相访，重玄其可寻”等等甚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当是佛道兼宗的。《春日上方即事》说：“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正可见其宗趣。他说佛理，其实也仍常是用老庄玄理去格义，像“无烦君喻马，任我以为牛。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卷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就是用《庄子》讲佛理的。

对于王维与道教的关系视而不见，正显示历来我们对王维及王维诗的认识是偏颇的。大谈其与佛教的关联而无视其与道教的渊源，亦如大谈王维的冲淡恬静而忽略其豪健风格，大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而漠视其边塞题材。

明胡应麟曾说：“右丞五言，工淡、闲丽，自有二派。楚塞三江接、风劲角弓鸣、扬子谈经处等篇，绮丽精工，沈宋合调者也。寒山转苍翠、寂寞掩柴扉、晚年唯好静等篇，幽闲古淡，储孟同声者也。”这是认识到王维诗在风格与题材上存有异质性，



一种偏于山林静摄，是山水田园的情调；一种气象高华阔大，造语亦精丽。这种观察当然是对的。但一般论诗者可不愿如此麻烦，谈起盛唐，往往就是一刀切开，岑参高适边塞诗一派，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一派。说到王维，则总是“维诗清逸，追逼陶谢”（《文献通考》）、“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为诗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诗人玉屑》）、“王摩诘诗，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也”（《西清诗话》）……这一套。

其实王维作品里，山水田园仅占四分之一，其述豪侠、咏边塞、陈闺怨者，无论质与量，均不逊于山水田园。比诸岑参高适，亦无愧色（王世贞且谓其《出塞作》若非犯两马字，足当唐诗压卷）。豪健佚荡，岂旷淡清逸云云所能局限？

另外，王维有一种廊庙诗，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作》）、“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之类，亦非山林田园所能限。这些诗，古人颇有赏音，或提名为唐诗压卷之作的候选者，或认为足以代表盛唐风格。但现今一般论王维仅以山水田园诗人视之，对此便不暇讨论了。

二、岑参的面貌

岑参的情况，与王维类似。

岑乃南阳人，童年侍父客居平阳八九年，曾在王屋山有所谓青萝旧斋。他一直对这段山居生活非常怀念，常想“安得还旧山，东溪垂钓纶”（《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这种对山居闲适之境的向往，事实上也贯串其一生，成为他性格中极为强烈的部分。

所以他在各地均有怀念别业旧居之作，时时想回去那里盘桓烟景泉石。壮岁入京，开元廿二年（706）至长安献书，至天宝三年（744）进士及第，在京城奔走求仕之际，亦营两峰草堂于终南山，“兴来资佳游，事惬符胜概”（《终南两峰草堂》）；且在少室山另有居止，见《自潘陵光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他在杜陵县也有别业，见《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等，大概建于他在京城任官时期。这些别业幽居、山林闲适之作，与王维辋川诸什，情调其实颇为近似。

安史之乱后，岑参短暂居朝，随即出为嘉州刺史，罢后则寓居蜀地。嘉州即今

眉山乐山一带，蜀江水碧蜀山青，诗人优游于山水之间，所作尤多闲适冲夷之乐。

相较之下，他的边塞经验就短暂得多。天宝十三年（754）随封常清赴北庭，至德元年（756）即返，总共只有三年。时间不但短，对边塞物事也无情感上的认同。咏边塞，大抵是说其寒苦，而以故园山野之思来相对照，以见感慨，故多悲壮苍茫之音。不像王维说起边城游侠就一副逸兴湍飞、豪情万状的样子。而且因为边塞经验毕竟短暂，边塞作品虽令人印象深刻，总量仍不及其闲静者多。

山居幽处的经验既多，又有情感上的认同，他的山人、隐者、道士、僧家朋友当然也就多了。《寄西岳山人李冈》的这位，是炼丹的；《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的这位，能弹琴；《寻少室张山人》，则为炼金客。另有《题并泾双溪李道士所居》、《江行夜宿龙吼滩临眺，思峨眉隐者》、《宋东溪怀王屋李隐者》、《寻巩县南李处士别居》、《春半与群公游元处士别业》、《过缙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等。这些与山人隐士交游之作，跟他那一大堆怀旧居、念别业、思归退、耽静摄的诗篇，合在一块儿看，更能看出岑参的性格和他的人生观，“到来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帘前春色应须惜，世上浮名好是闲。”（《暮春号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跟王维“晚年唯好静”的情形相比，恐怕岑参之好静更甚。

正因如此，岑参也颇亲近佛教、道教。道教人士及山人隐者，前文已谈过了，佛教部分，他游观寺塔、访院谒僧，来往踪迹极多。《送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自谓“久交应真侣，最叹青龙僧”，可见他与方外士交往既多且久。《寄青城龙溪奂道人》更说自己“久欲谢微禄，誓将归大乘”，此与《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所说“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宫”、《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所说“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等语意雷同，都是讲自己准备归心大乘，弃绝尘缘的。这样的诗，也有几十首。

换言之，一般论唐诗者，除了谈岑参几首廊庙应制诗（如《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奉和中书舍人早朝大明宫》、《西掖省即事》之类）、几首与杜甫王维高适唱和诗之外，只知岑参是个边塞诗人。不知其山林游处、平淡冲夷的一面；不知他志在林泉，颇倡隐沦的一面；也不能考其与佛道的关系；不能探知其人的心衷情性。他与王维有许多相似处，可是我们看王维与岑参，刚好各只看了一半儿。



何谓盛唐？

三、孟浩然的风姿

孟浩然，于李杜为前辈，开元二十八年（740）即卒，天宝以后之事当然都不能预闻。而他又无岑参王维乃至李杜等人在朝任官的经验，因此盛唐气象、朝廷宫庙之美，彼均无与。有的，只是山林和江湖。山林，指他隐居和寻道访寺之作，多山林游赏之趣；江湖，指他跟山人、道士、墨客、游侠、僧侣、官僚来往交游之作，多相濡以沫之情。王维岑参集中山林田园、僧道游处的那些部分，也即是孟浩然诗作主要的内容。

但历来论孟诗，都只谈他山林田园。对他的佛道关系，远不如对王维那么关心。这是由于孟浩然作得不好吗？或许。但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华浮，方知不染心。

（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
回看双凤阙，相去一牛鸣。
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
手巾花毡净，香帔稻畦成。
闻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
安知不来往，翻以得无生。

（王维《与苏卢二员外期游丈八寺而苏不至》）

这样比较可能毫无意义，因诗体诗意都不同，但也可能可以说明一些情况。怎么说呢？在这种比较下，孟诗显然比王维诗好些。王诗太质实，用佛教典故名相去排砌，不如孟以清幽之景写禅寂的境界高明；夕阳带雨，空翠满庭，亦具禅味。王维诗当然也有很多是有禅意的，但我故意举这一首，是要提醒大家：王维诗被后人誉为有禅意者，其实大多只是闲情、只是写景，与佛教不甚相干。解者因知王维奉佛，遂以此求

索附会之而已。维诗与佛教有关者，则泰半属于堆砌典故、搬弄名相之作，不止大落言筌，抑且金屑满眼，不见得比孟浩然好到哪儿去。而论孟诗者，对孟诗此部分置若罔闻，恐怕也太粗疏了。

此外，古今论孟浩然，也只知他是个隐士，是山水诗人，却不曾留意到此公亦任侠者。

《新唐书》本传即谓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又称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这在孟浩然诗中是可以印证的，如《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云“平生重交结”，《送吴宣从军》云“平生一匕首，感激在夫君”，《送朱大入秦》云“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醉后赠马四》云“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窟，相得半酣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云“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等，均可证明孟浩然是好交游、任侠义、意气感激、脱略形迹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叹老嗟卑之士，也不仅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高士。他应是李白那一类人，一生好入名山游，也炼丹、也倡道，也求官、也飘荡于江湖。李白对孟浩然如此欣赏，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难道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山水诗人孟浩然是当此“风流”之评乎？现在我们讲的孟浩然，只是清远平淡、只是闲适、只是一位山人，蔬荀气中略少寒瘠相者耳。风流是谈不上的。但李白对孟，却有气类之感。若孟氏真如现今我人所以为的这个样子，诸君认为李白会对他如此推崇景慕吗？

李白任侠使气，书剑两行，孟浩然也是。《自洛之越》自伤“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宴张记室宅》说“谁知书剑客，岁月独蹉跎？”《田园作》则说“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暮空。”都是有书有剑，以之自负，亦以自伤。

游侠风流倜傥，走马入红尘，自然也不免有绮情。这，一方面是游侠生涯中交游通脱而有所遭遇者，如《宴崔明府宅观妓》、《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宴张记室宅》、《寒夜张明府宅宴》、《崔明府宅夜观妓》、《春中喜王九相寻》、《长乐宫》、《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等，均为歌妓。所谓“十里屈宾馆，征声匝妓筵”、“红粉邀君在何处，青楼苦夜长难晓”、“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香炭金炉暖，娇弦玉指清”、“从来惯留客，此夕为谁多”，莫不香艳绮旎。然此皆逢场作戏，并无实感者。其次，则为确有所系念者，如《岁除夜有怀》云：“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



销竹叶杯。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此所怀者必非男子，亦非妻室。三则是发绮思、作绮语、抒绮情者。如“春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远池台”（《春情》）这样的诗，有《春怨》、《闺青》、《寒夜》、《美人分香》、《赋得盈盈楼上女》等甚多。有时去游山水，他也会有绮思，如《万山潭作》云：“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初春汉中漾舟》云“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倾杯鱼鸟醉，联句莺花续。良会难再逢，日入须秉烛”等，也很不少。

总之，迄今为止，对孟浩然的理解也是偏宕的。一个有豪情绮思、喜振人患难又多僧友道侣的孟浩然，还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

四、唐人看盛唐

盛唐时期诗人很多，我不能每位诗人都这样胪列下去，一一说明历来对他们的误解。所以现在只好综合起来谈。

盛唐诗的整体面貌以及当时诗家的风格，其实非后世才产生误解、看不清楚，而是当时已然。何以见得？唐人选的唐诗集就是明证。

“合收初盛唐”的芮挺章《国秀集》，收了李峤、沈、宋以至祖咏等九十三人，但《序》又说所选“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故应为盛唐诗的第一个选本。可是这个选本，评价向来不高，宋人曾彦和说“挺章所选，非璠之比，览者自得之”（《国秀集·跋》），谓其不及殷璠《河岳英灵集》也。近人傅璇琮亦赞成此说，认为殷璠选本最足以代表盛唐。

然而，殷璠所选，作家中缺了杜甫，对李白的的评价也不如王昌龄；诗体方面，五古独多，近体极少。这能代表盛唐吗？

殷璠对诗人的个别评论及描述，与后世所言，差异也很大。例如孟浩然诗，他说是“文采丰茸，经纬绵密”。经纬绵密乃言章法，孟诗章法固然密栗，文采却以平淡见称，丰茸之说，恐与世论参商。他又说储光羲“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似亦与后世谓储为田园诗人者不合。可是在殷璠眼中，储却是与王昌龄气骨相同的诗家，所以说：“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游。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如此评价，实在是容易理